

乡村学校纪事(组章)

■仙源竹韵



铁铃铛

其貌平平,锈迹斑斑。

葫芦大小的铁铃铛被校长挂在祠堂前的松树上,从铁铃铛肚子里垂下来一根只有大人才能抓到的绳子。无论风吹雨打,还是三九严寒,它都一如既往地忠于职守,呵护着它的孩子们,日复一日。

“上三下二预备五”,成为大人们耳熟能详的铃声记忆。“当、当、当……”,铁铃铛被值班老师有节奏地敲响三下,正在疯玩的娃儿、姐儿们小鸟般飞进教室,瞬间,校园里飘起了此起彼伏的歌声、读书声。“当、当、当……”的放学铃声则成为催促正在忙着农活的女人们为孩子回家做饭的施号令。“当、当、当、当、当……”,一阵急促的敲铃声,成为学生们紧急集合的集结号。

不知何时,学校配置了电铃,那个锈迹斑斑的铁铃铛就永远下了课,那有节奏的“当当”声,似一段记忆拓片,永远烙在了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豫东娃的心灵深处。

每每想起铁铃铛,就仿佛听到了老师们深深的教诲;每每想起铁铃铛,就仿佛看到了煤油灯下老师们辛勤批改作业的情景。

泥台子

泥台子来自豫东大地,植根于乡村,是豫东娃的“课桌”。

新学期开学时老师垒的泥台子经过淘气的豫东娃的刷蹭,桌面破损了,桌角磨秃了,伤痕累累。

信念的思索

■刘忠全

(一)

我曾久久地思索,思索那辉煌的含义;我曾久久地寻觅,寻觅那闪光的哲理……

在人生的航程中,颠簸、摇摆、风姿、浪击,要把进取的航船驾驶,信念是永不迷航的方向仪;在事业的攀登中,艰难、险阻、壑奇,要将奋斗的车轮开启,信念是永不减速的发动机;在今天的耕耘中,沟坎、顽石、淤泥,要使意志的犁铧长驱,信念是永不生锈的钢履;在未来的探索中,山重水复,草深林密,要使成功的标杆矗立,信念是永不褪色的红旗……

(二)

在“环境污染”之下,你的信念是否动摇趋附?信念,这生命的宝库中最珍贵的碧玉,千万莫让它蒙上污垢,灰尘堆积!在逆境之中,你的信念是否模糊迷离?信念,这思想圣地里的最庄重的高塔,千万莫让它锈烂斑腐,坍塌倒地,在欺骗面前,你的信念是否坚定不移?信念,这青春征途上最明亮的火炬,千万莫让它烈焰泯灭,燃烧停息,在党带领全国人民建设小康社会的新形势下,你的信念是否始终如一,信念,这理想天空中最高翻的双翼,千万莫让它损伤羽毛,折断骨脊!

(三)

昨天,共产主义的信念,曾将多少仁人志士集结!信念曾使他们坚韧不屈,用殷红的鲜血镌刻了不朽的业绩。今天,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又有多少儿女汇集,信念给他们力量、勇气,用晶莹的汗珠谱出了沸腾的序曲……

请检查一下我们自己吧。在向信念、向党宣誓时,你是否庄严地挺直了身躯,撑起了手臂?请衡量一下我们自己吧,为信念为明天奋斗时,你是否献出了全部心计、全部精力?

■仙源竹韵

夏日午饭后,不知谁提议到教室后的坡坑挖坑泥糊泥台子。大家纷纷响应,他们把较硬的泥块填在不知谁用脚踢掉的桌角上,然后你一捧,他一把,把黝黑的坑泥捞上来,一下一下糊在了泥台子上。他们像一个个小工匠,用破碎的碗片,精心打磨着属于自己的尺寸领地,一遍又一遍,把半干的坑泥打磨成光滑、平整的桌面,然后笑眯眯地洗掉手上、脸上的泥巴。躺在新制的课桌上,滑溜溜、凉阴阴的,那种清凉惬意的感觉唯有你亲自体验之后才能感觉到。

之后,豫东娃的泥课桌,历经长木板、木课桌、铁课桌的数次蜕变,渐渐淡出豫东娃的视野。

岁月往昔,带走了花样年华,却带不走豫东娃对清贫日子里泥台子的深深怀念。那种滑溜溜、凉阴阴的感觉直到现在仍记忆犹新,或许这就是岁月的恩赐吧。

糖精水

甜蜜,惬意,解渴。这就是我对糖精水最深的记忆。

烈日当空的正午,用一个白酒瓶接满压水井里新压出凉阴阴的井水,放进两三粒白色的糖精,用手捂住瓶口倒过来晃几下,“魔术”就变好了。伙伴们你一口,他一口,分享着甜蜜。倘若有谁多喝了一口,定会招来一阵小拳头的“呵护”。更有那细心的女孩子,用中空的气绳子当吸管,慢慢品味着甜蜜,招来男孩子们羡慕的眼光,成为他们心目中的小淑女。

糖精水让我们忘记了坏红薯的苦,忘记了太阳的酷热,忘记了昨天的烦恼,忘记了心头的痛。

糖精水让我们见证了曾经清贫的乡村生活,见证了风起云涌的改革潮,见证了一个充满生机的新时代。喝了凉爽的糖精水,苦并快乐着。

煤油灯

昏黄。微弱。闪闪烁烁。是它给我最深的

记忆。

父亲找来一个装西药的小瓶子,用剪刀从一小块薄铁皮上剪出比药瓶盖稍大的圆铁皮,中间打上圆孔,然后再用铁皮卷成一个三寸长中空的小铁筒,把一束三四寸长的棉纺线或破布条穿过去,上端露出半公分长,就做了灯芯,然后在瓶子里倒上些许煤油,一盏简易的煤油灯就做成了。

昏黄的灯光,闪闪跳跳,成就了豫东娃读书的渴望;煤油烟的气味,充溢鼻腔,造就了第二天咳出的口口黑痰。

就是在这样的煤油灯下,老师给我们批改着作业;就是在这样的煤油灯下,我们走进了知识的殿堂,遨游在知识的海洋;就是在这样的煤油灯下,爱学习的孩子们,一个个都带上了近视眼镜,成了看似有文化的后生。

煤油灯,带来了清贫岁月里人们对幸福生活的期盼;煤油灯,带走了人们对远逝岁月的眷恋。日日夜夜,岁岁年年。

花书包

充满诱惑,盛满希望。书包里装着启迪智慧的教科书,常常成为父母对孩子们学有所成的殷殷希望。

别家的孩子,家里有缝纫机,他的妈妈用花布条对成了一块五颜六色的布,为孩子们做成了令人羡慕的花书包,令周围的孩子一阵眼热。

娘的手和别的女人的手同样灵巧,可是,家里大人小孩穿衣全靠娘纺花织布做成,没有碎花布,更不可能给我做花书包。我只有欣赏别家孩子花书包的份儿,眼瞅直了,一直盯着,望着别家孩子的背影渐渐远去。

令人安慰的是在我十岁生日那天,父亲给我买了一个小个头儿的灰色的手提包,模样虽普通,倒是解决了我没书包的问题,它陪我走完小学的旅途。

花书包,成了我一时的动力。人,要想改变命运,就必须脚踏实地,朝着自己的目标努力奋斗。

诗歌

她选择成为荷(外三首)

■徐桂荣

其实,在泥中成为泥
或者成为水,成为腐蠹物
都是合乎自然规律的
且更省心,省力
随波逐流不一样也是一生

但她还是选择成为荷
成为自己。拼却一生
从深埋的根上,从层层围困的
污泥,旋流和阴冷里
挺出心脉,骨骼,尖尖角

拼却一生,铺展开
自己的清澈、清亮与葱茏
开出自己的花,结出最后的籽实
成为纷扰的盛夏里
一叶最安静最美的风景

夜色中的白玉兰

夜色中的白玉兰
依旧是白色的。没有什么
可以将她的白夺走
修改,或者污染

夜色中的白玉兰
在夜色里,轻轻摇曳着
她高高举起的杯子
斟满了虫吟、春风和梦影

摇着摇着她就醉了,她就碎了
有花片轻轻落下
划过窗子后盯视的眼睛
触地有声

油菜刚刚开花

所以,要吃油
还得熬啊。一天一天地熬
一个时辰一个时辰地熬

熬过二月,油菜就
从枝枝蔓蔓里,挺起腰肢
只待春风的哨音一吹
便赤着小脚,翻山涉水
来到大江南北,房前屋后
沟沟坎坎

三月,将花蕊抖开,花香抖开
一条一条的丝巾抖开
一亩一亩的织锦抖开
将波浪抖开,潮汐抖开
招蜂引蝶,受精,受孕
怀上春天的孩子

四月结籽,结英
一寸一寸,褪去繁华与浮华
慢慢倾斜下,日渐沉重的身子
紧接着,就是五月
丰满,籽熟。雀雀盘旋
日子陡然升温

而在开镰之前,归仓之前
熬成油,之前
她们一棵一棵
交颈跪伏在大地上
身姿有多虔诚
就有多沉重,多凌乱

此时,春风又吹
此时,又一代油菜
在开花,在开始

一束光照在栀子花上

栀子花是白色的
光,更白。更白的光
照在白色的栀子花上
描摹出栀子花
自里而外
纯白色的纹理,质地,魂魄
以及香息
也许这就是契合吧
也许,当遇上同样的灵魂
你也会这样
无处可躲,无处可藏
彻底呈现出自己

三娘

■王新扩

出奇的香甜。

三娘小时候命苦,十几岁时,随多病的母亲逃荒要饭到我们村。村里李荣富家阶级高。三个儿子,老大娶个过房女。老二娶个瘸子。只有三儿子进财,三十好几了还没娶上媳妇。李荣富见三娘母女无依无靠,就收留了她们。他打算将来让三娘做自己三儿子的媳妇。入住李家不到一年,三娘的母亲就病逝了。同年,三娘与李进财圆了房。

李进财的心眼好,也对三娘好。其实三娘没个正儿八经的名字。娘在时都唤她“妮儿”。“三娘”是村里晚辈们后来对她的尊称。

三娘嫁到李家后,她才发现村里人都不跟她家来往。三娘纳闷儿,就缠着进财问咋回事。进财说,爹是改造好了,只是爷爷的影响极坏。他生前没少祸害乡里乡亲,尤其是他喝人奶的罪行不可饶恕。三娘听后惊诧不已。她说,听说四川有个刘文彩,六十多岁喝人奶,爷爷他也……进财叹口气打断三娘的话,你没听村里娃儿们编唱的顺口溜:李文彩,喝人奶,千刀剐,都应该……

李家祖上犯的事,撞击着三娘的心灵。她暗下决心,一辈子替祖上赎罪,只要大家能宽恕李家,接受李家。

三娘的心事,只有我娘知道。因为娘与她情同姐妹。娘曾多次对我说,你三娘这辈子不容易,你们做晚辈的一定要对她好。

数十年一晃,自己已变成了花甲老人,前年又患了轻度偏瘫,好在生活尚能自理。年已八旬的三娘,身子骨倒是硬朗得很,她还能帮儿孙们干些家务。

这个夏天,人们在村口常常能看见那棵老楸树下坐着的三娘。她俨然就是一尊活菩萨守在村口。